

新麦粑

扛着麦子去绞粉。

面粉到家,就是主妇的事了。上了一天工的主妇晚上回家,抢着烧饭,洗碗,喂猪,把孩子们弄上床,就在油灯下和面蒸粑。

她会先弄一点粑娘子,是上年留下来的老面,掰一点化开,洒在新粉里,洒水,揉面,醒面。再剪一片片芭蕉叶,是提前在水里浸好的,有撑开的手掌大小,一张张摊在凉床上,然后放上一团团面,再醒,上锅蒸煮已是下半夜了。氤氲的蒸汽升腾起来,那里面有泪光,有微笑,也有一个个阴晴不定的日子。

麦粑出锅了。有心的主妇会点上一点色素,像她白嫩的乳房。她要喊醒她的孩子们。老大睡得沉,叫不醒,她无奈地摇头。老二一囫圇爬起来,她会心地笑。老三一直是假睡的,撒娇着要喂,她一点点掰开,一点点地喂,自己便成了水,如水般清澈,干净,温柔,她的孩子们于是沉浸在那水里了。

端午的正餐是午饭,几样素菜,几个咸鸭蛋,新麦粑当然是少不了的,夸张地盛在簸篮里。富裕的人会杀一只鸭子,煨一锅汤,一家子围在一起吃

麦粑,喝鸭汤,磕鸭蛋,吃得酣畅淋漓,是如歌岁月,后来又酿成了孩子们的酒。

不是家家都能吃上新麦粑。会做人的主妇拿捏着谁家人情,铺上土布巾,斟酌着放上三五个。她揣着土布巾去那人家,与对方主妇小声说话,麦粑甜吗,松软吗,是不是粑娘子放少了?那是女人的派对,徐徐的话音能悠扬到树叶间,田野上,久久不会散去。

当然,主妇们不会忘记娘家的,她会叫孩子送一点新麦粑给外婆,那里面可能有几个咸鸭蛋,是特意给娘家侄子的。她无奈地摇头。苦难的日子里,即使骨肉之间的平衡也难为她。剩下的新麦粑会有一只篮子装着,吊在厨房的空中。那时候连老鼠也饿昏了,一个个都是穷凶极恶的样子。

每天烧饭,主妇会拿一两个麦粑贴在饭头上,分给孩子吃的时候,是焦黄脆香的,也是引人遐想的。后来,麦粑终于吃完了,看着孩子们失望的样子,主妇会歉意地说,馋猫,明年还有端午节,还有新麦粑。

那主妇是金洲无数的女人们,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娘。

青苔

伊犁有青苔处甚多,只是季节分明,一年中也就那些时日。不比真的水乡。

时隔五年,去年三月回乡,春雨不停。眼中所见,多是一庭春雨豌豆尖,一庭春雨竹笋破土,一庭春雨紫云英,后来还有一庭春雨豌豆花,一庭春雨青苔绿。一地青苔,走在路上滑滑的,走不好就要摔一跤,摔得四脚朝天。地是湿软的,摔了也不会太痛。仿写汪曾祺先生之句:有青苔,因为水多,水多是好事,摔两下也值得。

伊犁不是江南。伊犁也生青苔。

菜薹

在菜市场买菜,见一不知名青菜,长了一点点菜薹,我欣喜得很。买了一大提环袋回来,挑拣出菜薹,和家里寄

来的腊肉一起炒,这顿,我多吃了大半碗米饭。

伊犁人基本不吃菜薹,所以菜市场也不见卖;无需求,便无供应。想吃,要么自己种,要么忍着。

这个季节,在老家,菜薹正多,菜园里都是的。甚至,田埂边都长得是,那是撒菜籽时漏下来的几粒,顽强地活着,和不远处园子里一畦一畦的菜,并无二致。

春天的菜薹,择嫩的吃。老的就撇回来,一箩一箩地倒进猪圈或鸡舍。这个时候的牲畜,口福也都不错。

菜薹吃法多样,怎么吃都好吃,即便只是油盐素炒,也是可口的。做汤饭时可放,煮粥时可放,炒肉时可放……时令菜蔬,在属于他们的季节,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。

坚实的桃核

在少妇那里买李子,随口问了下。少妇说,很多人来找大妈退货,她挪到别处卖了。见我不语,她说:也不怪大妈,那么好看的桃,谁看了都欢喜,我若不是有经验,也会批发那样的桃卖。

“那桃怎么了?”

“催熟的啊!”

“为什么要催熟呢?”

“好看,又能提前上市,卖得上好价钱。但纸包不住火,味道还好说,可以用‘别有一番风味’来搪塞,但桃核是骗不了人的。不是自然成熟的桃核,不硬实,就像徒有外表的人,一压就露底了。核太软,撑不住的。”

我听后悟出了一些人生道理。不管是人是物,都有自己的“核”。“核”是一台电脑的处理器,是一辆汽车的发动机,是一个人的内涵。一辆外表破旧而发动机强大的汽车,其价值远远超

过外表华丽而发动机脆弱的“豪车”。

外表光鲜而核软的桃,终会招致贬抑和鄙夷。就像一个绝代佳人或佳公子,如果一开口就露馅儿,“核”软无疑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云:“德不配位,必有灾殃。德薄而位尊,智小而谋大,力小而任重,鲜不及矣。”信然。“德”“智”“力”是一个人的“核”,而“位”“谋”“任”是一个人的外在,你的“核”不能承担你的外在带来的压力时,必然崩塌,必有灾殃。

一颗不坚实的核发不出芽,其实是幸事——孱弱的种子,很难长出健康茁壮的苗木。一点一点地汲取养分,一个节令一个节令地契合农时,谦卑地遵从造化的意旨,憨拙地做自己,不急功近利,不眼红,不动摇,默默滋养自己的“核”,对于水果,对于自己,才是正确的成长方式。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那时若赶得巧,金洲人在端午能吃上新麦粑。巧,是指阴历离阳历远,可能有一月以上,麦子才会熟。节前几日,农人们抢割麦,脱粒,洗净,晒干,送面粉厂绞粉,不耽误时辰,才不误了端午节。

金洲水多,船多,会水会划船的人也多,但端午划龙舟并不多见。我在那儿长了十八年,只看过一次划龙舟,从洲上跟到洲下,十好几里路都是人,都是“咚咚嗨呀”的划船声。不划龙舟,可能跟特殊时期有关,封资修一概要扫除,但也可能是生活太难了,大人没心思做。

金洲是棉产区,吃供应粮,都是陈粳米,并不见糯米。我那时并不知道端午吃粽子,也不知道屈原、曹娥和菖蒲,那种平淡的日子,让我一直缺乏想象力。

生活太沉重,太庸长,是需要一口新麦粑的。这不仅是小确幸,还是仪式感,象征着希望,生活要继续走下去。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,但一想到新麦粑,我的眼前便是金灿灿的麦田。

送面粉厂多是大一点孩子的事。麦子不多,是抢出来的,一二十或二三十斤,即使累,能吃上一口新麦粑,也是快意的事。有好几年里,我就是这样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伊犁春天真是奇葩,雪一化完,露出的草都是鲜绿的,仿佛是雪将他们保存了一冬。一同绿的还有苔藓。过了几天,绿草开始枯萎,迅速地变黄,等待春天重返绿的家园。而苔藓依旧绿着,直到连续的晴日干燥后,失去新鲜。

苔藓是城里的。在我们乡下,她是青苔。伊犁多青苔,说明伊犁水多,湿润。这里还能种水稻,也一直在种水稻,这是许多外地人所不知的。汪曾祺在伊犁逗留时,“使我惊喜的是河边长满我所熟悉的水乡的植物。芦苇,蒲草。”惊喜的汪曾祺还被伊犁的蚊子咬过,“新疆很多地方没有蚊子,伊犁有蚊子,因为伊犁水多。水多是好事,咬两下也值得。自来新疆,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水对于人的生活的重要性。”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菜市场大柳树下,有一左一右两个水果摊。摊主分别是一少妇、一大妈。大妈着装朴素,大夏天穿一身蓝色卡其服,一看就是地道的庄稼人。少妇衣着清凉,穿破洞牛仔裤,上身衬衫有几个洞眼,一副不大靠谱的样子。

我一般在大妈那儿买水果,今天也不例外。

大妈卖的桃好看,大而圆、润而鲜,毛茸茸的,透出成熟的甜美气息,看着就让人喜欢。我买了几斤桃,欣欣然回去,打算吃出桃核,把桃核种在院子里,来年看花、吃桃。

可桃没有想象中的甜浆乍迸,而是酸涩难咽。一袋桃吃完了,竟然没有一个桃核是完整的,都是稚嫩的、裂开的,显而易见并未成熟。看来,种桃是不可能了。

大柳树下,大妈消失了几天。我便